

从早晨开始，他就收集昆虫
以图换取喝酒。
这是一座潮湿的夏天
在九州最东部的雨夜里，
他放着一只多只的鸟，
就是这些鸟，又美丽的蝴蝶
的家。因为天竹桃花也
铁皮屋周围。而当时，
这个国度来铁皮的屋，
那间又小又孤单的屋子，
是想好那屋的甚好，
他赶走。当时，他对这
天，他拥抱着时，
分，又下决心从屋中
终于下决心从屋中
信息，如解套，他拍
一把擦上，走出门外，
的地方，然后，爬上屋顶，
意，收体雨淋得身子
去，去，去，去，去，去，
九州出现了第一穿裙子
冲，冲，冲，冲，冲，冲，

Chinese Best 50 Stories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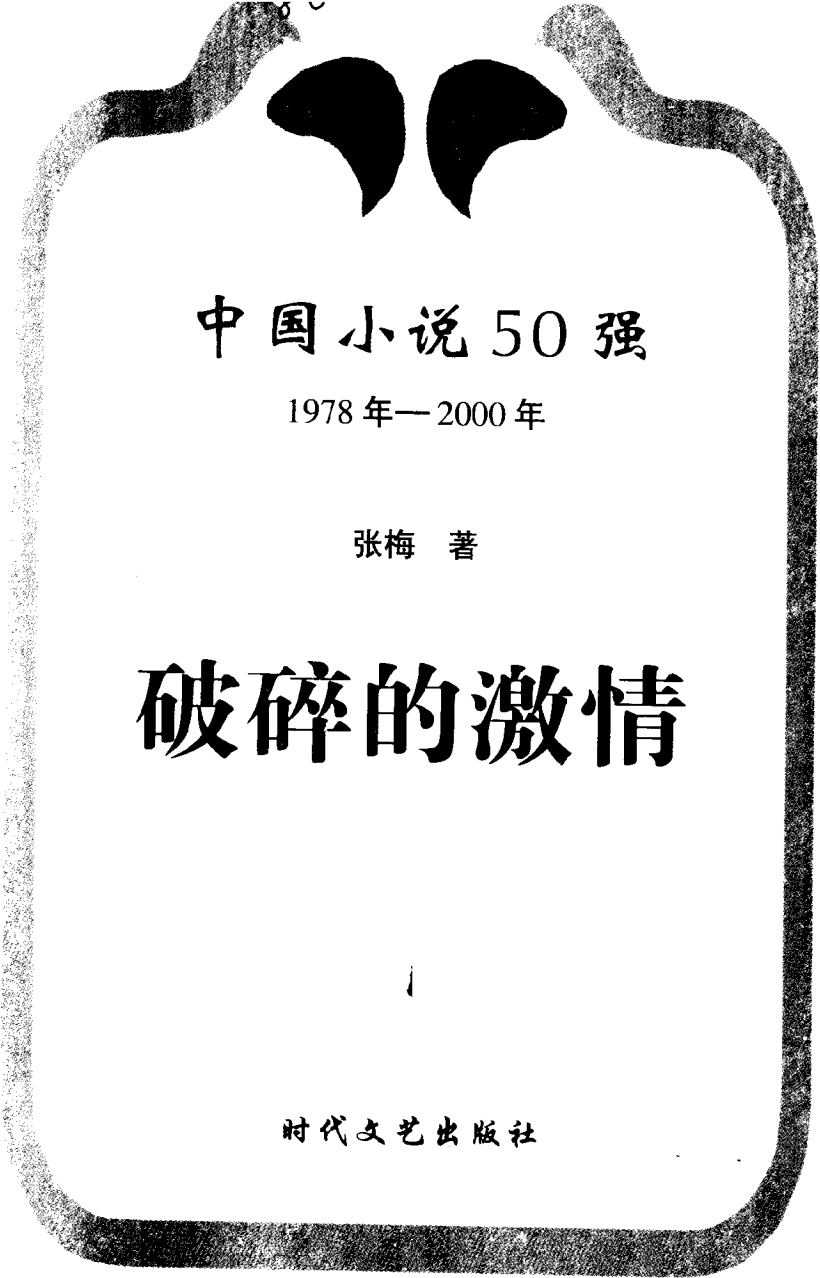
破碎的激情

张梅/著



艺出版社

中国小说50强



中国小说 50 强

1978 年—2000 年

张梅 著

破碎的激情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50强, 第5辑: 1978~2000/ 林白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5387-1575-4

I. 中… II. 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5571号

《中国小说50强》(1978~2000)第5辑

破碎的激情

作 者: 张 梅

责任编辑: 叶天洪 李东亮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200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7-5387-1575-4/I · 1511

定 价: (全10册) 280.00元 (本册16.00元)

《中国小说 50 强》(1978 - 2000)

推 选 委 员 会

谢 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王 蒙： 著名作家、著名文艺批评家

洪子诚：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孟繁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陈晓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李洁非： 著名文艺批评家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勢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并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限制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目 录

-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 1 / 第一部 殊途同归
- 43 / 第二部 破碎的激情

第一部 殊途同归

1

从早晨开始，他就收集家中的旧书报，以图换钱喝酒。

这是一个雨季的潮湿的星期天，有雾。在广州人最厌恶的雨季里，夹竹桃花却怒放着。过了许多年以后，圣德领悟到就是这些有毒而又美丽的鲜花葬送了他的爱情。因为夹竹桃花也怒放在他的铁皮屋周围。而当时，圣德并没有从爱情这个角度来领悟夹竹桃，他以为屋主在他那间又小又孤单的铁皮屋周围种上夹竹桃，是想让那些有毒的甚至招引蛇的鲜花把他赶走。当时，他对这些嗤之以鼻。在星期天，他捆扎好了旧书报，掂了掂分量，又蹲下对着这捆东西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下决心从里面抽出一本最新的《哲学信息》，如释重负地拍拍手上的尘土，搬了把梯子，走出门外，把梯子靠在有柱子的地方。然后，爬上屋顶，用油毡纸来遮盖被霉雨淋得生了锈的铁皮。

当圣德冒着弥天大雾爬上屋顶的时候，广州出现了第一个穿裙子的女人。虽然，后来许多人争辩说，她只能够算是从海南岛蜂拥回城的百万大军中第一个穿裙子的女人，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当时所有崇拜新思想的男女青年注视的焦点。这个星期天，她穿着印有夹竹桃鲜花图案的长裙，手里拿着一本《谁是第三者》小说的单行本，穿一双半高跟的皮鞋走向升起浓雾的地方。

是否所有男人都靠女人来开拓思维呢？在研究了无数出类拔萃的先人之后，圣德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他那时和几个挚友办了一本杂志，起名叫《爱斯基摩人》。每个星期天，他们都要为这本杂志在铁皮屋里吵得天翻地覆。他们为杂志的风格吵，为文章的内容吵，可当穿裙子的女人走进铁皮屋，几个人的思路立刻变得豁然开朗。他们请她坐下，把凳子让给她，自己则一排地坐在床沿上。

穿裙子的女人说自己名叫娜娜，并声明自己虽然是个大官的女儿，但视权力为粪土，她走进铁皮屋是为了追求真理。虽然是温暖的春天，但她还是戴着一双有一圈染了黑色的兔子毛的尼龙手套。在声明自己追求真理的同时，她把手稍稍抬起，先从中指开始慢慢地把手指一只只从手套里褪下来，在所有男人的目光之中，把头高高昂起，再次显示自己的高贵血统。

如何能得到娜娜的青睐，成了《爱斯基摩人》杂志社所有男人最大的苦恼。他们知道她要追求真理，于是便使出浑身解数写出漂亮的关于世界事物新观点的文章。他们既共同愤世嫉俗，又攻击对方的观点，这一下子便使《爱斯基摩人》杂志由风格凌乱发展到风格统一，文章由死气沉沉变得生气勃勃，且成为广州最早传播西方思想的杂志。

在追求娜娜的所有人中，圣德表现得最为虔诚，娜娜每一个随便的许诺和轻浮的眼神都使他受宠若惊。圣德出身平民，但才

智超人，从中学起就表现出他雄辩的才能和领袖般的聚众力。在他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各种思想运动中，圣德都以一个弄潮儿的身分自居。他从小崇拜英雄，标榜理想主义，并且以他丰富的经历、铁的意志和洞察人世间的敏锐和深度被朋友们称为“教父”。在这个春风初度玉门关的年头，憋了十年的思想和情欲像喷泉一样汹涌而出。他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可只能发泄在《爱斯基摩人》杂志上，面对着娜娜，他只能把准备买酒的钱拿去买《哲学信息》，然后再含蓄地送给她。

由于他太含蓄了，便使别人有乘虚而入的机会。开始有娜娜的坏消息传来，说她为了一篇狗屁不通的小说跟编辑老头睡觉。说她根本没有高贵血统，住在一条肮脏的小巷里，每天晚上只能睡在阁楼上，白天出门前都要看一遍《安娜·卡列尼娜》，企图使安娜的幽魂附在自己身上，成为一个高贵的有悲剧气味的女人，成为一个具有反叛精神而又出类拔萃的女人。还说她把描述安娜穿着黑丝绒晚装在晚会上和渥伦斯基跳舞的场面的那几页看得卷了角。有一个更确切的说法是说她已经不是处女，跟她的一个电工师傅结了婚。

可关于娜娜的坏消息愈多，她就愈令人着迷。所有人都有一致认为她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而这条必由之路由一个普通女工来表现就更令人赞赏不已。这时，有人在《爱斯基摩人》杂志上介绍萨特的存在主义，于是所有人又说娜娜的所作所为具有存在主义的味道，于是对她更另眼相待，觉得她有超前意识。

娜娜是个丰满的女人，她对圣德的名字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以致于在某个晚上把圣德请到小菜馆，满怀柔情地抚摩他的手背，并痛哭流涕地诉说了自己不幸的婚姻。

他俩手牵手地来到圣德住的铁皮屋，那个夜晚夹竹桃散发的

气味特别浓，在铁皮屋门口，娜娜大声打了个喷嚏，然后掏出手绢点了点那只漂亮的鼻子。她这个高雅的动作使圣德坚信那些关于娜娜的传说纯属流言蜚语，用手绢点嘴唇和鼻子在他看来是高贵血统的体现。这一来，把娜娜领进潮湿狭窄的铁皮屋使他感到羞愧。而他对他的落魄却不以为然，用女性的柔声说，这才具有浪漫气息。她再一次脱下手套，很自如地躺在圣德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伸出纤纤玉指让圣德拉着手，亲切地注视着圣德，并对他露出有教养的女子的微笑和柔情蜜意。

圣德一生从未如此亲近过一个出身高贵的女人，他想她居然抛弃了她那间粉红色的闺房而躺在这里，便不由得热泪盈眶。他手忙脚乱地冲出铁皮屋，绞了一把毛巾，递给她，然后坐下，像看一个女神一样注视着她。

而圣德这个高高在上的崇高的动作便决定了他终身要充当教父这个角色。

《爱斯基摩人》杂志在春天里就名声大震了。于是，有许多人从各个隐蔽的角落里走出来，冒着浓雾，踏着细雨走向铁皮屋。

有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在北方也听到了《爱斯基摩人》杂志的名声。在听到传说的第五个晚上，他做了一顿饺子给妻子和儿子吃，然后悄悄地走出了那所豪华的房子，带着一皮箱诗稿来到了广州。

可刚到广州他就迷了路。他询问了三个女人，问那所被浓雾缭绕的铁皮屋到底在何处，可三个女人的脸上只露出了愚钝的笑容。他只好在江边租了一间廉价的房间。

在许多年以后，圣德回想起来，依然觉得《爱斯基摩人》杂

志的价值只不过是一则条件良好的征婚广告。应征的人虽嘴里都说是寻找爱情，心里却各怀鬼胎。当时，他觉得非常激动，满怀热望。他决心把《爱斯基摩人》杂志办成一本像当年由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一样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刊物，他要使全体撰稿人都成为社会的前驱。他当时只有三件衣服，都是圆领的尼龙恤衫，一件天蓝色，一件米黄色，一件湖水绿色。他曾为这三件恤衫问过娜娜，不知哪一件显得庄重些，因为他从小对颜色就缺乏优良的直觉。可娜娜对这三种颜色都嗤之以鼻，她嘲笑这些廉价的尼龙恤衫。这时，她已和外国人打得火热。于是有一天，她趁她的黄头发情人外出时，偷了一件黑白格棉质硬领衬衫，然后告诉圣德说是她买的，并劝他穿上，说穿这件衬衫才显得有教父风范。

可圣德并没有教父的感觉。在响彻云霄的呼唤教父的声音中，圣德感到十分困惑。广州向来被人指责是个庸俗的地方，不出英雄豪杰。北方的文化人说广州是文化沙漠。江南商人鄙视广州人只会做小生意。广州所有的年轻人宁可挤在迪斯科舞厅里跳摇摆舞唱歌，也不愿意去听某位名人关于理想前途的演讲。这一切都证明了广州人不崇拜英雄。在北方大行其道的风云人物到广州只会感到自己是个普通人而已。某个女明星因为在广州受到冷遇而大哭一场，愤然离开，继而在报纸上多次攻击广州是文化沙漠；几个朦胧诗新秀兴致勃勃地来到据说是金钱世界的广州，竟没有人愿意掏腰包请他们吃一顿饭。对于圣德来说，他是意识到这种现象中的超前因素的。因为这是傲慢思想意识的表现，它和西柏林、巴黎、纽约年轻人的思想竟同出一辙。但是，圣德又痛恨市民的庸俗和无理想，因为这样会使一个城市变得乏味和无激情。他和朋友创办《爱斯基摩人》杂志就是为了把理想和文化灌输给市民。令人不解的是，所有的撰稿人都是在这座城市中长大

的，他们为什么要寻求精神之父呢？因此，许多人冒着浓雾踏着细雨走向铁皮屋使圣德感到十分紧张，他平时只穿圆领尼龙恤衫，可一听到敲门声，他就马上换上那件黑白格棉质硬领衬衫。

他在铁皮屋接待的第二个女人是个肥婆，长得很丑，且有一双巨大的乳房。她推开铁门的刹那间，她的痛苦便传染给了圣德，圣德马上感到了聪明而又丑陋的女人的痛苦，因为这痛苦就写在她那猫一样的眼睛里。他并没有因为丑陋而歧视她。圣德在下午总要煮一些甜东西吃，这个下午他煮的是马蹄粉，圣德分了一半给她吃。因为没有多一只碗，他只好用漱口用的缸子喝，把缺了口的烧着景泰蓝花纹的碗递给了到铁皮屋里的第二个女人。就这样，丑陋而聪明的女人成了圣德终生的朋友。

在郊区一间工厂的集体宿舍里，有一个女孩子正在黑暗肮脏的房间里睡觉。这个女孩子嗜好睡觉，而且一听到清晨的乐曲声就潸然泪下。在聪明而丑陋的胖女人敲铁皮屋的门时，她在做一个梦，梦到一个炎热的夏天，在一棵枝叶茂盛的米兰树下，一件湖水绿色的圆领尼龙衬衫在闪闪发光。这个女孩子名叫米兰。

米兰在六岁时就听母亲唱《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她母亲用钢琴声和歌声把那株孤独的玫瑰植在她的心里。十一岁那年，父亲在干校的山头上自杀身亡，而她母亲也像那首爱尔兰民歌里所唱的“不愿孤独地生存在这凄凉的世界里”，不久便憔悴而死。

做完梦之后，她就醒了。今天是休息日，所有人都回了家。她没有家回，除了睡觉和做梦，她不知做什么好。于是，她开始唱《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她力图唱得像母亲一样，可唱了一半她就放弃了这种努力，坐下来读宋词。这些都是她十一岁前的生活内容，十一岁后的生活模糊而杂乱，她觉得自己永远只有十一岁，一想起十一岁前的生活，米兰的眼前就出现一轮灿烂的太

阳。

从北方来的男人不得不加快寻找铁皮屋的过程。因为每隔一天，他皮箱里的诗稿都会有一张不翼而飞，幸亏这些诗句都是发自他的心灵，而心灵不会被盗窃。为了寻找铁皮屋，他几乎走遍了全广州的大街小巷，这座潮湿阴冷肮脏的南方城市使他厌恶透了，他到这里一个月，一句诗也写不出来。当他偶然倚在窗前休息的时候，他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红色的树花在怒放着，他不知道那种树名叫夹竹桃。

当时，集结在《爱斯基摩人》杂志周围的男女撰稿人都是广州一些追求先进思想的青年。他们多是刚从十年灾难中走出来，社会随随便便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不称心的工作。他们当中有工人、小学教师、车间检验员、银行小职员、秘书，等等。他们有许多理想和愿望没有实现，而又热衷于理想，他们急需一个地方说话和施展才能，而循规蹈矩、对新人持有偏见的正统社会集团却排斥他们。这样，圣德主持的《爱斯基摩人》杂志便成了这一群人的圣殿。

《爱斯基摩人》杂志刊登散文、诗歌、评论、漫画、微型小说，由于作者们都是处于人生的交叉点上，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都充满激情和生气，使得杂志风格清新，令人耳目一新。

在春天结束的时候，《爱斯基摩人》杂志的撰稿人已基本上结成了一个小团体。在一个令人终身难忘的日子里，铁皮屋门外的空地站满了青年男女。那时，夹竹桃花已凋谢，圣德向屋主借了好几张用来垫木板床的条凳来安置那些激动不已的青年男女。他们中间有一个穿着领口缀了许多花边的衬衫的女记者，是个写朦胧诗的，笔名叫“蓝鸟”，和几年后在广州流行起来的一种恤

衫的牌子不谋而合。当时，这个“蓝鸟”已小有名气，头发用一根蓝色的缎带扎在脑后，在花已凋谢的夹竹桃树下显得青春活泼。那个北方男人也终于来到了铁皮屋，带着丢失了五分之四的诗稿，坐在条凳上期望能大展鸿图。圣德注意到院子的围墙边靠着一个长相聪明的小伙子，像个大学生的模样。圣德走过去想提醒他墙上长满了青苔，会染绿他的白衬衫。可他见这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本金庸著的《射雕英雄传》，圣德马上对他另眼相看，知道他已对萨特或佛洛伊德表示蔑视，用手中的通俗小说来表示自己的超前。

这个男孩子名叫子辛，正在读医科大学四年级。子辛有一双女人般美丽的眼睛，这双眼睛安在他那长长的脸上，使他看上去像个情种。他聪明过人，具有深刻的观察力。他厌恶工作，又渴望腰缠万贯。他正为毕业出来干什么而焦虑，因为他一想起要当实习医生住在医院里就不寒而栗。子辛到铁皮屋来是为了寻求新奇。从这一天起，他无时不在吹嘘自己是广州最后一个处男。他逃避责任，追求爱情，像一个宽袍大袖的清代文人。这天早上，他手中的《射雕英雄传》就击败了“蓝鸟”的朦胧诗。

宽袍大袖的子辛和圣德一拍即合，并以一个知己的模样和圣德出双入对。子辛从前有个癖好，就是逢人便讲歌德跟女人睡觉的故事。结识了圣德之后，他就把歌德抛到脑后，眯起那双危险的眼睛到处吹嘘自己结识了一个千年不遇、思想深刻的才子，并煞有介事地安排那些因为屁股没肉而坐不稳凳子的男孩女孩和圣德见面，还故弄玄虚地说：“你以为天才是这么容易见的吗？这也要走后门！首先要我看看你是否有悟性，是否值得训导。”

这样，圣德便经常给子辛拉去见一些莫名其妙的男人女人，听他们无病呻吟，然后再给他们讲人生哲学。而这种事只有圣德才做得来。他对所有人都抱有极大的好奇和同情心，他像一个高